

原住民部落社區大學與 部落重建



高正治 (gui giring) 台東縣金峰鄉衛生所 醫師兼主任

由於歷史的謬誤或歷史的必然，我以為在台灣被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入侵、漢人移民拓墾、日本人叩關據台統治、國民黨進行威權行政以來，歷代先祖和我們就陷在被宰制、被言說、被界定、被剝削的困境。更可悲的是，即使憲法原住民條款已頒布，行政院原民會已成立十年，原鄉部落至今仍無力脫困，大都失去了傳統棲息地，被迫遷徙，不能自由的採集食物及狩獵捕魚，不能進行祭儀，不能決定自己的事物，更無能書寫自己的歷史。因此，如何脫困？一直是部落長老，對我再三叮嚀的期望。

本人在台東加入南島部落大學的團隊，是希望透過部落教室、部落學院、部落大學的開課，試著記錄耆老們的生命史、書寫各部落的遷移史，並重新找回部落失憶的過去，找尋相傳不息的生活智慧。然而五年來，遭逢的障礙多又雜，路途崎嶇難行，打不破的官僚體制，衝不破的殖民化思維，使部落大學學程今年又再次被縣政府教育局的部落大

學掠奪。這種用國家體制的正規教育，來進行原住民部落式的知識系統整理及傳授是行不通的。因為，國家化的體制對原住民部落式的知識傳承是有傷害的，體制內的教育講求師資、學程規劃、教學目標，講求競爭、評比、成績、學費、學分、上課時數。但是，崇尚自然的原住民部落採取的是合作求生存、學習生活、尋求舒適、自由自在、分工合作、各司其職。五年來，我們發現教育部及行政院原民會的官員，對部落大學的概念及規劃設計，就像獵捕動物的網繩一樣，誘捕驅趕許多部落的精英、耆老投入這個看似豐富的資源，然而，卻與自己的價值理念不合，與原住民的知識傳承形式步調不同，節奏也不同調，經常格格不入。這全然是單一文明價值下的產物，充斥著掠奪多元型式價值的陷阱，這個撒下的網繩，一旦上身，解不開也割不斷，誠如部落老獵人所說的：「陷入網繩陷阱的獵物是必死的，除非……」，我們試著探討這個除非的可能。

要對原住民議題進行了解，首先應重新認識原住民所呈現的被殖民集體創傷（collective trauma）後的議題，從後殖民集體傷害進行診斷。回顧起來，原住民被殖民的歷史脈絡歷歷在目，原住民部落經多次遷徙移住，部落瓦解和社會解組造成派系傾軋，權威和領袖制度癱瘓。傳統生計方式面臨巨變，生活適應困難、土地流失、流離都市。目前各部落與外界交通便捷，但因社會異質性增加，挑戰權威及兩代間之價值觀念溝通障礙案例天天上演。1950年代至今，部落自信減分，相對剝離感及失落感增加。年輕人盲目湧向都市，部落閒置，文化傳承停滯，母語失用，民族滅絕憂慮及歉疚感普遍籠罩原住民部落。酒、檳榔、香菸，非意識的浮濫食用，比比皆是，意外事故及相關惡疾頻生。傳統作息、飲食習慣及內容改變，造成體重過重，慢性病滋生。消費文化入侵，虛榮浪費瀰漫部落，寅食卯糧的負債比例增加。在血緣上糾結複雜的種族、階級、性別認同，處在殖民壓迫下的個體，不斷產生重新定位與尋找身分認同的集體焦慮。

處在如此困境，留在部落的我，逐漸明瞭，長期受殖民勢力的結構箝制，連我們自己都不自覺套用殖民者標準來看待自己的文化，以致無法彰顯自身的文化特性及民族意識，喪失文化認同。因此，透過部落教室來記錄耆老的生命史、生活史，從其言談中找出部落族群的生命目的、美感標準、藝術眼光、情愛策略、生命智慧、狩獵技巧等價值，進而建構族群認同意識，是部落大學的可能工作，也藉此找回自信。在尋求族群自治的道路上，不論是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各方面，都須「去殖民化」（decolonization），心靈的去殖民化更是迫切。透過多元化的自我學習課程，以構築開放、獨立、自信的價值觀，才能去掉心靈的殖民狀態，建立新的文化價值，而非只爭取表面的獨立形式而已，部落教室的經營或許也可扮演邁向健康自治新故鄉的推手。

高正治
Gui Giring Kaladalan